

读书有感

大沙河畔风流歌

——静心长篇小说《大沙河畔》别论

■张保安

如果从理论上讲,形象大于思维。静心女士的长篇小说是一部描写现实社会、家庭伦理的小说。就像一千个读者眼里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不同的读者会从这部小说里读到爱恨情仇、家庭的裂变、社会的变革、社会底层人物的命运跌宕;抑或是大沙河畔的绮丽风光;抑或是盐油柴米中的爱情、爱情中的柴米油盐;以及奋斗中的铁板铜琶、老牛舐犊的浅吟低唱。无论你读到什么,无论是什么引起你的共鸣,拨动你的心弦,《大沙河畔》都是一阙讴歌时代改革的风流歌。

一、故事的现实性

任何一部小说,都是在讲述故事。

历史性的题材在挖掘故事,魔幻性的题材在虚构故事。然而,不管是历史故事还是魔幻故事,大都逃不脱现实的痕迹。历史的故事要照应现实、魔幻的故事要比喻映射现实。任何一个作家都明白,离开现实的土壤,他造不出空中楼阁。

但是,现实又给作家很多束缚。首先,他要尊重现实,不能虚构现实;其次,他要把握现实,不能歪曲现实;第三,他要观照现实中的政策导向;第四,他要展现现实中人性的光芒。

故事是围绕大沙河畔人和街20号老李家一家人的命运展开的,时间是上世纪80年代末。故事的开篇很喜庆:“人和街20号老李家一大早便噼噼啪啪地放起了鞭炮,引得路人驻足,街坊四邻的也赶来观看。”这样的开篇很有“平地一声雷,震动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地主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古钟了”(《播火记》)那样的味道,故事的开头吸引了读者眼球,抓住了人心。

作家静心女士并不是周口本土人,沙河岸边底层百姓的生活如若不能沉下身子,她是绝对挖不到这些鲜活的“料”的。而且,作家也没有用鄙弃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人,反而有些许的尊重。这其实是一种对生命的礼赞。和鲁迅先生同时代的女作家陈学昭有句名言:“工作着是美丽的。套用此语,只要是正当营生,无论职务高低、权利大小、收入多寡,他都是一个大写的人。不管你是修脚工、剃头匠,还是大学教授、科学家,哪怕是如家清、家雨、家复几个拾瓜子卖的孩子。”

《大沙河畔》叙述的故事放在中国转折时期的大背景下,很有力度。总括来说,是人和街老李家在改革开放大潮冲击下的生活故事。掰碎了说,是老大李家明的奋斗史,是老二李家清的致富史,是老三李家雨的升迁史,是老四李家复的苦读史。猪往前拱,鸡往后挠。老天爷饿不死瞎眼的雀。人穷不可怕,志短才可怕。兄弟四人各自不同的奋斗和人生走向,印证了几乎同一时期的一首

闽南语歌:爱拼才会赢。

李家明、李家清先富后衰的结局也揭示了一条古训:创业难,守业更难。钱这个东西能成就人,也能祸害人。

故事的讲述虽说是散点透视式的,但它们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能让人读起来欲罢不能就是成功。故事的现实性厚重了故事的思想性,增加了故事的可读性。

二、人物的鲜活性

《大沙河畔》塑造了众多人物,但最为鲜活的是母亲张秀芝。

张秀芝曾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因为地被公家占了才进城挤进了一家小厂。而一个月那几个可怜巴巴的工资怎么撑起这个家成了不小的难题。因为她有四个饿狼一样的儿子,儿子们好像从来没有吃饱过。丈夫虽说是公家的人,但长年在淮南一带跑船,根本顾不上这个家。即便往家寄个十块八块的,也根本救不了急。

周口有太多这样的家庭,中国社会底层有太多这样含辛茹苦的母亲。她们恨不得将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她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让孩子们填饱肚子,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撑起这个家,孩子们能有出息。起码能让孩子们有个一技之长,有个吃饭的门路,能够安身立命。

母亲张秀芝的出场是喜庆的。虽说她已经有了三双儿媳,但她看重的还是学问最高的小儿媳沈玉儿。

老太太是文盲,一辈子只认得自己的名字。还有一件窝心的事让她一辈子耿耿于怀。因为不识字,别人把她的工龄少写了三年她都不知道。

若从本性上分析,张秀芝是一个要强的、善良的、格外看重传统的女人。当妇女队长时,分粮食她可着让别人先挑好的,剩下的自己才要。这是一种骨子里的善良。

母亲的伟大在于母亲的无私,在于母亲的天性护犊子。当看到大儿子家明在婚姻问题上忤逆自己的意见,并最终背叛了前女友时,张秀芝真是伤心透顶,愤怒到家,以至于她发誓:“只要俺活着,王俊英就别想进俺家的门!”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母亲对三儿子家雨、家雨媳妇阳新和对四儿子家复、家复媳妇玉儿的喜爱和顺从,源于她尊重知识的天性。

作者没有图解母亲这个人物,也没有给她硬贴什么标签,而是让母亲在家庭生活、社会矛盾中,或者说在革命的大潮中活起来。

三、语言的乡土性

小说的叙述语言,最能表现一个作家的艺术功力和艺术取向。

《大沙河畔》使用了大量的乡土语言。而乡土语言是一个地

域生存的DNA,是了解一个地方的信息密码。

乡土语言的生动鲜活远非其他语言可比,而且乡土语言和地域环境、人物身份的契合也远远超过了其它语言。这些乡土语言大多表现在人物的对话、思想活动,以及对人物的评价之中。

二儿子家清当初干生意不成,母亲思谋着提前退休让他接班,可家清嫌棉织厂是老娘们待的地方,不喜欢。这就让母亲气不打一处来。

“喜欢?喜欢你娘个头!赖种!鳌犊子!俺生气,差点又揍他。这孩子是个闷馨,十个数数了俩月都没记住,小时候没少挨扫帚。”

母亲唠叨着继续给玉儿摆理数落老二。

“好说歹说……刘厂长还真给俺面子,让家清学了电工。干过厂子的人都知道厂子里是繁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是电工……二轻厂子也比没饭吃强哩!”

虽说都是骂人的话,但从母亲嘴里出来数落儿子,很大程度上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了。

而且这些朴实无华且生动的乡土语言也活脱脱地塑造了大儿媳妇王俊英这个市井人物。她敢爱,她能从女同事手里抢走李家明,她敢于为爱去跳河;她敢恨,不登婆婆家的门。

家明妈在劝二儿媳妇时,一箭双雕,看似骂儿子,其实是在敲范淑芝的麻骨。

“男人是你自己找的,可怨不得别人!他就是个信球货、半吊子,还不是你死呀活呀跟攥个宝似的不放!”家明妈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都变得如同刚磨好的刀子,薄棱棱的、冰冰冷的,闪着锃锃的光。

这是一位母亲的话,是一位婆婆的话,当然也是一位不识字的又很有骨气的街道老妇人的话。同样,是鲜活的乡土语言给了她挺立的力度。

文学创作,说到底是一个语言运用的技巧问题。

有些人用文言,有些人半文半白,有些人用普通话,有些人用方言。用何种语言本身无可厚非,关键是要使语言和题材契合、和人物契合、和环境契合。

《大沙河畔》一书,使用的乡土语言给故事增添了精彩。

四、题外之论

《大沙河畔》故事的结尾运用了“凤回头”的技巧来照应,蕴含了作者的深意。老四年复在故事的开头迎娶了玉儿;在故事的结尾学成进京,给故事留下了一定的想象和张力。

作者静心女士是周口的媳妇,能用婆家的乡土语言写作,很让人敬佩。

叙述历史不仅仅是记住乡愁。

叙述历史就是怀念历史,怀念历史就是为了当下,为了明天。正确地反应历史就是一种正能量。

我们期待下一部。



《大沙河畔》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描写当今社会现实生活的家庭小说。位于大沙河畔的老李家的四个儿子,在改革开放时代大潮的冲击下,走着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情欲与奋斗、金钱与欺诈、贫穷与富有以及美与丑、爱与恨、善与恶在四兄弟之间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

小说从一个普通家庭生活的裂变,折射出当代中国转折时代的社会变迁和人性百态。



《大沙河畔》封面